

九江府志卷二十五

國朝文二

白雲洞記

章國錄



越翌日循流而過橋畔見兩水合襟爭鬪奪隘而出其一爲高  
泉又其一詢之其人則曰白雲洞也復乃取道以進兩山夾岸  
而馳其窄僅如巷耳纔行數武回顧熟視便已窅無人烟竝山  
中雞犬桑麻不知隔在幾天外也蹊行將盡則有洞口伏澗而  
湧其前有潭淺深蓋不可以尋丈測者余謂洞止此乎因又掉  
頭而前則見立石如人怪鬼叢簇有洞高敞如城啟門急趨而



入仰視一片天光破空而出或謂天在山中余謂洞中別有天也曠然四顧羅列萬態如摩娑古鼎圖像如供海錯異物其下底石稍平以石叩之又如風送餘琴烟迷遠鐘蓋底石以下皆空內有淵泉實由茲以達于前洞而貫于深潭也此洞長且相傳數里而遙約有九門下有神龍伏焉鄉之禱雨者每用明火相繼亦祇達于六門而止謂其上有仙牀仙枕云余患其闇而濕也不敢進復從其旁得一小竇可以別闢一境則曰木履坑焉獨怪余自甫脫襁抱即來避兵數載其後亦復歲一往焉第謂遊鹿豕而居木石一混沌境界耳誰料神工鬼斧偏于危岑伏莽中鑿出幾許奇特乃信蘭亭不遭大軍蕪沒于空山者何限余即不敢謬負此山知己安可復遺林壑媿乎因拈句數行摩壁走書而去

新建文昌閣序

廖應度

吾輩讀書人自奉祀 宣聖濂洛關閩而外梓潼君朱衣神實文章宗匠也郡治無專閣于茲地最宜爰體太守朱公儼邑侯張公近光意與紳士陳銓等呈請各憲歛貲協力得小池業甲之捐地而董其事中建文昌閣設魁星樓與閣映前置金龍大王座王姓謝名緒以諸生徇節褒封亦宋季之文人帝君所欽



重者兩旁列講堂既落成登閣曠覽城堞嗟峨舳艫上下鎖江樓扼其左琵琶亭踞其右庾公樓聳其前舉一時勝概羅列在目視豫章滕王閣所稱四美具者殆無多讓焉一時羣士課業其中遊目騁懷識廬山真面目悟潯水活源頭將學敦實詣可以闡聖賢心法之奧不徒在詞章訓詁間也是爲序

王明珍傳

何登棟

苟有功以及民物不在得位與不得位也惟窮措大雖有志亦無由藉手耳先生以明鼎革時集流離殘喘之男婦居以居食以食此其功豈復沾沾自喜小恩小惠者可同日論哉挺身謁諸藩繫以鐵索而忽斷神之助之固其宜矣予嘗謂人須有膽識乃濟于事方

天兵所到直投其營以求令生死頃刻先生寧未籌之而其功卒成古之臨事不懼者曷有加焉夫無位而敦行于家者太平時所有也訓子弟以古道重然諾和親黨者匹夫之修也活萬人于干戈擾攘之餘有力者旣不肯爲咕畢者欲爲而無力卽有力矣願爲矣而怵于利害亦潰然中止耳若先生者其氣何烈其惠何溥哉予聞良玉屠城時死者以萬計骸骨腥臭填塞市井其徇節諸生慷慨就戮亦以數十計予固爲未遇先生以



死者悲而又以惜夫殉節者之未獲共先生襄厥事以有成也  
詩有之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先生其庶幾乎然則事有補  
于物者不妨徇物也才足濟乎時者不必得時也

重修 文廟記

姚文燕

記稱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四代之學燦爛經史尚矣夫肇建辟  
雍化民成俗惟君人任祇宣德意程督師儒俾善教翔洽則良  
有司事也余以康熙八年冬承乏德安釋菜謁拜之餘見學宮  
鼎新備詢其故乃知爲前令張君之遺愛也父老爲余言德安  
舊學自宋元迄明初皆在河東其時多士彙征公卿大夫有名  
者數十輩天順間以水澇圯遷縣治內百十餘年人文寥寂嘉  
靖時賢令蔡元偉訪知河東學基悉爲民據奮然期復學宮未  
遑乃始建河東書院迄今讀其遺記猶想見德造之無斃焉萬  
歷丁丑年縣令劉鐘亦以城內學舍頽毀申請重修嘉惠人材  
意云殷已顧以度地弗臧士民罕愜其志及萬歷九年張氏延  
熙官是邑適相國葉公向高之父朝榮判郡事以改遷河東敕  
屬令張欣然許諾展力興作用底厥成未幾而工部郭氏一輪  
成進士又未幾而趙氏師尹躋鼎甲維時蒲人暨州長士夫咸  
推葉氏之謀與張氏之力焉方趙之新貴也相國葉公初秉政



嘗誡云余先公遷學汝邑考卜維吉爾鍾靈以出尚懋爾德修爾職業行且爲禹爲皋爲伊爲周式彰余先公作人遠猷沂其時距今六十年矣其事猶昭昭在人耳目不謂自有明之季沿及鼎革以後人文凋落坐令學舍蕪蕪至比極也康熙五年秋邑令張烹鮮茲土甫下車有舉廢振頽飭厲學校之志越明年庶政允釐百廢具興將捐貲重建學宮謀議僉同咸慷慨捐助力勦茲役于時殿廡祠閣黝聖丹雘次第備舉合邑人士咸愜志焉余聞之不覺中心鄉往喟然興歎曰古昔學道之盛事猶及見諸此也緬維先聖以道德立隆萬代將裨天下後世共範于理義之同然苟訓迪有人則士皆可學而風皆可古昔韓文公刺潮州聘海陽趙德爲之師自是文行興起韓魏公爲定州安撫使葺久廢學會以課諸生一時絃誦之聲比于鄒魯晏元獻公知宣州時天下學校盡廢公始興建爲諸儒倡延范文正公立教其間而文教日以寢盛先儒程明道爲晉城令立鄉校六十餘所一切儒童所習書皆手爲句讀邑之人戴若二天之數人者誠古今所稱良有司也其興學立教初非詔自天子請自下民而爲之也要以身係世教之責不忍斯民之泯于流俗故皆毅然爲之事垂史冊功施萬禩近世以來徽音莫嗣久矣



何幸張令撫流亡凋弊之毗尚爾適新政教以崇儒重道罔俾  
韓晏諸公專美前世且使後日之長吏有所視倣焉吾知人文  
走當必有如郭趙諸君相繼疊出以颺張氏之政治于不衰  
亦俾先朝葉張二賢又于數十年後樂得一同契共爲蒲人維  
持世教于不朽云

從征錄序

劉曉著

劉始恢

右招撫書稿竝雜文數卷乃映黎公在粵西之所著也當吳逆  
猖狂粵西上下兩江魚書狐鳴之徒蝟毛而起破名城據重鎮  
扇動猛獍塗戮良民撫蠻滅寇將軍傅公忠義激發當賊勢方  
熾之時提一旅義師斬將塞旗盡復潯梧等州縣公實籌其間  
旣而命公入見

天子

召對殿廷口陳手書兩粵滇黔賊勢如指諸掌

朝廷知其忠

賜賚有加晉公參議往粵料理軍事未幾承蔭外叛撫蠻盡節  
公以一身摺挂其中備歷艱險故公之勤勞

天子知之迄今讀進勦條議見克敵之奇謀焉讀召買糧米諸  
詳見裕軍恤民之苦志焉讀辨傳將軍盡節兩劄見忠臣義士



千古如一焉嗟乎 國家當戎馬生郊盜賊竊發此中流遇風  
同舟共濟之時也上之人望治甚殷而下之人未必盡承上意  
乃一二勞臣奮身于波濤橫流之中盡毀家私募兵平賊芻蕘  
糗糧皆屬自備至于採買大軍糧穀辛勤萬狀千載而下攬其  
書者歛歎感慨掩映于敝紙滄墨之間而况身親其事者乎又  
况出入于蠻烟瘴雨調劑于叛卒驕兵其撫綏勞瘁有非筆墨  
所能載者乎今

皇上神武布昭薄海內外靡不臣服向者魚書狐鳴之徒風銷  
烟滅杳然蕩爲浮塵淪爲灰劫矣

天子復念公功晉補浙江糧道其勲業正未有艾乃公取此書  
欲授之梓正所謂痛定思痛者也公其亦以余言爲然乎是爲  
序

修 文廟義學志書引

舒道宏

天下之治在教化教化行斯風俗醇人物茂史冊光昭美不勝  
紀然其原端自學校始古者井九野之田而黨庠塾序國學之  
法立乎其中凡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勸農尊賢考藝暨夫  
受成獻馘之事無不出于學且于此烝髦士而薰陶之一旦舉  
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其材行設施皆有可觀維居之得



地養之者素乃克居家善俗居官善政令人稱述于不衰當斯時之在上者事不繁而盡功不驚而足而內外史之載筆以志夫化理之懿者胥于是揚擢而著之于書焉漢之學昉自文翁廣于江都魏隋唐宋咸加德音特名目不一州縣間學官弟子不百人不得立學僅作廟以祀先師此其或備或闕因時地爲興替識者謂風俗人物不古若職是故與明初廟學制定教條修明駸駸稱盛均可考而知若夫郡縣之有志也蓋仿周禮內外之遺意故體裁亦衷諸史政治之所存及學校之所尚必綱舉而目張之以鏡得失而審因革之宜圖書所載攸關于文獻非尠也第往時不甚督趣致貽闕略之憾我

國家監古立隆制作大備山陬海隅咸建廟學以禮先師而樂育其英才規模制度令典嚴明尤念單寒之子向學費艱飭州縣眾建義學用廣訓迪補儒學所不及又部頒志書體例于各州縣俾遵循紀載備輶軒訪采以規羣有司之職業百族姓之志趨焉而督趣之令遂時行乎其間嗚呼盛矣德安故漢縣雖代有沿革抑古侯伯疆域也文人惟宋特盛迄明季不替今復振耒艾地稍瘠而民樸質與古爲近倘相率澤于詩書文士禮樂人物轍前代而駕之于以登風俗之書顧不懋哉余承乏來此



竊願與邑人士共勉之也諷詒考稽見有不容緩圖者則

文廟之門牆廡殿未盡如制而崇聖一祠寘前門左傍與先輩  
熊氏禾劉氏魁疎議正倫之義相戾明倫堂固講業行禮之地  
觀聽多人恐狹隘不足以容况學應有肄業齋舍何竟闕如耶  
向之義學名實兩失且逼而不便于 文廟宜易之使循名責  
實或于寒單士有加惠焉至披志書間有不醇不備之憾曠勿  
更續幾八十年往嘗議改議修均之弗獲觀成官于斯與生于  
斯當有任其責者矣余懼乎責之展轉相及而無庸辭也適承  
郡憲之命將併三事合圖之蓋廟學以尊聖作人夫人而知其  
當新以矩于度矣遷義學正以安廟學不兩妨而兩成有其舉  
之莫可廢者志所以誌此也學校之教化卽風俗所自美人材  
所自出也廣之孝弟力田片藝寸長有當乎立德立功立言之  
道者靡不備錄而田賦徭役水利之屬繫民生休戚尤亟其勢  
豈容偏廢耶爰晉紳士公籌之僉曰一舉而備三善不唯命是  
從豈人情乎曩者時詘舉羸有志未逮今幸年豐人和縱瘠貧  
之區偶或恫咨倘一激于義斯爲之也勇夫孰不食聖人澤志  
不朽業者効力解囊分訟應爾維茲用人理財之際衷之至當  
斯公明通溥丕應若神望卽遴于眾分厥任庶三事以濟余同



象山敍軒兩學博參酌眾議共圖盛舉得城鄉好義樂善之士  
若干人董其事遂暢其說于冊勉捐廉俸爲諸君引起邑之人  
其體予務求有成之心而悅而敏于有成俾百年中政教之大  
端備臻美善知風俗人物之蔚然一新以應光昌之運輝後世  
而垂無窮者更大有在也記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諸君勉賦  
同心予將樂觀厥成矣是爲序

潯陽醢醢序

文行遠著

嚴 沆

潯陽之地控吳楚咽喉瞻廬阜而納滄江九派之流形勝爲  
天下鉅麗上下數千載帝王卿相學士大夫高人羽客大德尊  
宿棲止游覽其中多陳述風流靈異可喜可愕之事何一不有  
允言醢醢之集一方之史乘也沈往侍夫子側讀所編備吹一  
集心樂之爲板刻以行世雖雜撰偶作傳人者不在此然已足  
傳矣經史牲牢大噉也古詩文辭燔炮膾炙也菜食之子見異  
味者染指焉耳若夫口饜肥甘酒坐中夜而不曠于是菹蒲醢  
醢進一雞醢之微足以適齊王之嗜而食之不已而况乎事關  
史乘有以發山水之光采展前人之遺軼網羅放失之舊聞可  
備翰軒之採擇者乎故曰此已足傳矣使天下郡國皆有人如  
允言則地志畢舉固一代之盛事也允言讀書匡廬山中所著



靖廬詩文諸集各已成家漫出餘興而成石室庭聞潯陽蹠醢  
二書庭聞一家之文獻蹠醢則一國之文獻展閱品目無所不  
備至吏治兵防所條載頗悉中寓經濟畱意獨深不可僅視爲  
雜撰偶作已也

駢語類鑑序

周池

蓋聞馬毫龜甲參奇偶以成圖鳥跡蟲痕集縱橫而製字至若  
五龍十紀荒遠難憑八索九邱遼廓無際金泥玉檢古稱帝降  
靈符緣帙丹經向言天老神授是以書存四代不欲傳疑詩逸  
三千惟取備教然而晉乘楚杞國自爲書柱下漆園人私其學

他如捭闔逞遊譚之術齊諧尚志怪之詞極遠窮高罔知博文  
約禮誇多鬪靡何補明善誠身以致祖龍然炬斯文當厄復經  
咸陽縱火玉石俱焚迨文除挾書而經爭傳會武開對策而醇  
僅天人然猶學重師承疏註求通往訓朝馨儒術選舉務採鄉  
評故吏多循良士矜名節所慨法言夸僭偏遺美新之羞免禍  
譏評翻獻燕然之媚詔跋扈而成固獄何堪論忠懷私惠而惜  
卓誅才豈真逸蓋行誼潛消于黨網而文學悉屬乎騷壇矣爾  
乃翦葉裁花堆成美錦薰香摘豔選就青錢詩擅黃初竝繡陳  
玉之虎才推白下羣雕陸氏之龍旣而揮塵清談不惜蒼生遺



誤風流麗句釀成東北更張齊梁研精夫四聲隋唐求工于數韻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雖沈宋龜鑑不足鼓吹五經卽李杜光芒焉能筌筴六籍時丁宋室星聚奎垣濂溪開理學之宗洛水闡傳心之蘊洎乎南渡篤生紫陽解經切戒支離功侔禹稷說理無容穿鑿信比顏曾輯小學以基聖功撰綱目而正史失因之有明括爲制藝仕薄他途

本朝用資明揚塾無異業固已人習孔孟戶登詩書然或一經粗通未諳知人論世四子成誦不復考古證今况養正之餘先入爲主啓迪所在屬對求工脫令典冊縱觀汪洋莫濟徒使誠僞眩目美刺何稽池景近桑榆材同檣櫟描頭畫角媿效顰于當年却埽杜門傷老大于今日博聞強記未從二酉搜來質魯健忘早被六丁奪去既無術以教子尚有意于弄孫一弛一張不必引弓盡率且懲且勸亦祇迎機不畱縱揭領提綱罕竝宋季三字聊屬詞比類竊附楚中四言但願望影風馳騁驥足于千里見色遐舉展鵬翼于九霄將庭前遍植芝蘭罔非瑜珥階下挺生玉樹悉是瑤環則亦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助也歲在戊寅仲夏月自記

呂井記

馮焯



治南舊有呂井泥不食者有年今邑侯郝公重爲淘濬清泉復湧人爭以爲仙跡復彰焉按舊志昔有道士乞泉于市老嫗與之不受棄踐于泥騰空而去人異之隨取其所踐土治病輒愈久成洿清泉湧出甃而成井二泡劃然狀若呂字因名此其說似誕宜無足誌或曰昔蘇耽仙去遺母井桶歲大疫病者食之卽瘳世遂傳其井曰桶呂井得毋類是余謂遺母孝也而耽獨以仙著意仙術之幻多有不可解者乎然井者養也邑令養人者也我郝公來百廢具舉民之病者已得所養矣今又重浚是井數十年後人之謂呂井也卽以爲郝井也可

移建寧山義學記

朱奇政

石鐘之勝由來久矣余新來未獲登眺遙望亭臺樓閣朱櫺粉壁與奇石江波相映帶頷而樂之然緇流棲息吾輩無與焉又未嘗不引以爲憾夫嶽麓匡廬爲山川增重者以兩書院今湖邑彈丸余亦涼德固未嘗仰希古人然何至今名勝之區弦歌絕響也適大嶺雲亭之主僧水閣樓老僧已聞願往而習靜焉因以彼易此更爲義塾庶幾哉魚聲梵唄變而爲禮樂文章石鐘山靈其與我乎雖然此其權輿耳不佞迂拙不能久居此土將來拓學舍以庇生徒置學產以供膏火資修葺端有望于後



之君子如其置而弗問終令淪胥而入于墨氏也料聖人之徒  
斷不出此規模甫定命兒子檻書于石壁時雍正二年仲秋望  
日也

募修陶桓公祠序

周 偉

縣治左偏彭蠡驛署之側舊有陶桓公祠父老嘗見之者云前  
堂後寢門廡溜砌皆具邑土狹民貧無大宮觀如父老所述蓋  
亦不爲大陋云曾幾何時風雨飄搖棟宇傾圯寢址鞠爲蔬園  
前堂僅存深廣不能數武而頽敗榱杌犬豕溲溺其中行道傷  
之余維公生平節概不可殫述當東晉之季強臣跋扈接跡數  
世惟公討王敦于武昌誅蘇峻於石頭使元帝危而復安武帝  
幽而復出其急君父之難甚忠郭默賊殺州主公勒兵擒斬之  
其於亂賊之誅甚嚴自何鄧祖尚虛無寢以成俗公獨謂老莊  
浮華無益實用躬自勤厲以倡參佐其維挽風俗甚力先後都  
督入州每至士女相慶死之日自南陵迄於白帝弔哭相望如  
喪考妣其於字民甚惠子瞻守廬江死蘇峻之難曾孫潛令彭  
澤歸終身不肯臣宋其義方之澤甚遠嘗考祀典法施於民以  
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於此皆得與祀惟公兼此數  
者宜其廟貌翼然血食萬世乃一旦飄搖榱杌至於如此能不



盡傷厥心迫思安而宥之乎余邑雖號貧狹淫祠黷祀所在多有或至傾圮輒修葺之詰其故曰以求福田利益耳誠相與新公祠塑公像歲時展拜緬想其流風可以使臣思忠子思孝吏思廉慈民思服化將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如公當日所云者其爲福田利益不更多乎君子曰是舉也合禮而助教其并力以成之也可計日待矣

鳳嶺記

劉復顯

吾邑武山橫亘雲表與廬阜對蝨水而峙諸山不如也東北十里許曰鳳嶺其高亞于武山而幽勝過之其前爲小鳳平瑩如玉案其外樹卽廬阜其旁烏駒馬鞍劍峰揚眉立于南五象老臺花尖堅山拱于北而近則棲龍左顧釣臺右蟠如兩翼然志載以形似名蓋不誣也山足有沈覺顯冢嶺有刹所傳羽化感應事甚奇今奉爲霖主祈輒驗寺僧環聲故邑儒家子選勝憩此以人間洞府題刹之楣亦可謂茲山賞音矣歲丙辰余以明年丁巳恩科將戰于南宮發篋其中得備攬焉當夫穎擢芒抽紅稀綠暗候禽和鳴時與書聲相間迨于金風振刷石淨山清擁雪迎曦冷松照眼四時之景名不一狀皆可愛也寺夾兩澗石泉清



絕每酒闌燈地聞聲泠泠如敲金吹竹僧曰昔伶倫作管而應  
鳳鳴此淵淵與耳謀者亦何異乎因哄然一笑屈臘束裝歸猶  
戀戀不忍舍云嗚呼山不在高待人而顯如陶靖節之于虎溪  
周濂溪之于蓮峰尚已茲山僻立既古今屐齒所不到而靈苞  
異彩之勝雖伏無聲徒供佛子野樵之遊嘯匡君聲滿天下而  
百里之外并無能道茲山名字者可勝慨哉余不能爲茲山生  
色略道其標致如此若夫欬吐呈妍嚙啣答響是所望于後之  
君子焉

李忠文公祠碑記

唐英

李公名輔字子威潁人也由禮部侍郎出爲江州路總管元至  
正十二年二月甲申賊破城遂戰死郡民哭之具棺葬於東門  
外塚不可考郡民後建八角亭於東門市上礮石立碑記不忘  
也舊有祠以奠春秋日久傾圮祭亦失所豐潤董公典潯陽郡  
姑蘇江君攝篆德化倡議立祠建石于廡以表忠義以緜祭祀  
囑余作記用敘顛末余權潯關歷十餘載山川名勝與夫先賢  
遺事故老傳聞常究心焉於元史讀李公本傳未嘗不掩卷而  
三歎也順帝末年仁柔不斷奸相弄權朝事蟬亂國勢瓦解以  
致奸宄蜂擁盜賊鵲起嚙切九州瓜分四國如韓林兒陳友諒



方谷珍張士誠陳友定胡士珍何真虎等擾亂中原謀臣策士盡皆束手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南下西江大震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聞之遁攻九江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賊兵至甘棠湖焚西門公率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張弩射之賊不得入轉攻東門門破公與從子秉昭與賊巷戰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公墮馬公與從子俱罵賊而死闔門殉節無一存者事聞贈公摠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詔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噫論者謂公之忠義激于一時而不知公本于性生得于學者至深且遠也公父工部尚書諱守忠性卞急好飲酒公幾諫不從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立朝日倡言一切禮制每以古聖賢心法呈于帝座巡視河渠備言運利弊旣因廷議內外官通調授江州路總管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備不虞行省不報事急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又以長木數千冒鍬椎于杪暗植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賊遇椿不得脫進退無措公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以射之賊死萬餘人行省上公功請拜江西



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未及報公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嗚呼晚矣當日誠如公言屯兵江北且授公以參政猶可殺盜賊以守城池建功勳以報朝廷乃以孤城孱旅內外援絕迫于危急之秋死于賊人之手豈不悲哉豈不悲哉然而跪爲自訟往往達旦公之孝於親也出守江州以死報國公之忠於君豈典禮遵乎古治言論本于聖賢公之明于大體誠于破沃也造七星椿以殺賊賊死無算公死之日曰殺我毋殺百姓公之智勇兼全仁義皆盡也公家人奴僕皆視死如歸相從泉下較之武昌威順王右丞寧羅帖木兒平章政事秃堅不花輩抱頭鼠竄而遁者爲何如哉公生之年義勇足以衛民人死之日忠烈足以泣鬼神志雖不得行于當時而名已垂于千古迄于今春秋設祭垂爲祀典報俎豆薦馨香與匡山潯水竝傳不朽公亦可含笑于地下矣若夫成敗存亡之故天也豈人事哉公祠告成上位之日郡民歡呼同官畢至庶忠魂有栖息之所億萬斯年作郡民保障凡四方遠近以及匹夫匹婦皆得瞻公之祠而感激奮興于忠義祠之建也所係豈小哉孫帖木兒元史未詳而忠義亦可與公竝傳矣公年五十五兄冕屠穎亦死于賊秉昭父也元史連類而書重義士也



瑞昌重修文廟記

朱若炳

古之時上之所教與下之所學皆循乎其實而不徒矜于其名自春誦夏絃秋冬書禮以迄干戈羽籥鼓南規條繁重織悉畢備而釋菜及奠衅器授幣之儀朝聘燕饗郊廟獻馘諸大典莫不肄習其中至考其設教本意則入小學者在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者在知君臣之義上下之分俾遵先聖王成法而擴充其秉彝懿德之良蓋根乎其實而名以輔之故徵名卽可覈實而道一風同翼成善治何其盛也三代以降所存者黷官之制師儒之選然或導之以利祿課之以游談勸說無用之辭倚席不講燕僻廢學徒奉庠序虛名而于天經地義六禮七教八政之實率多做諸弁髦于是視殿宇之興圯彝器書冊之存亡祇屬考課具文而不暇以爲於戲教化之未純欲望政理之善得乎瑞昌爲江州支邑縮轂吳楚之交學宮自順治十七年遷建久未修葺殿廡上雨旁風丹青剝蝕講堂齋舍庖湏半翳爲榛莽余蒞任潯陽時諏諮縣尹爲之延紳士廣加擘畫僉怵躍從事庀材鳩工期歲而告竣煥如翼如規制視舊有加是科邑捷鄉闈榜首餘中儻者多有人皆謂修復學宮之獻兆也雖然人謀而天協從感應之正理君子之學則一徵諸人事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者實之體于中者也質之不存文將焉附夫綱常名義之實爲性所固有而沈潛高明務精求克復之功故誠敬以端其本學問思辨以致其知發諸事爲措諸天下國家以大其中和之效然後教學之量全而無決裂疎陋之患今學制之興修克與名稱而交相勵翼以佐

聖朝棫樸菁莪之庥是真惇實而復古者與會余移守洪都而邑中賢士大夫謬以經始首庸相推請紀其顛末垂後爰書此以質之董修者爲縣尹鄒君尚仁今調任臨川繼任蔣君有道成之而張學諭禹遜贊襄焉其紳士督修有勞竝宜附書至捐助義舉各姓氏亦具載諸碑陰

岳忠武王祠記

高植

乾隆十六年余自銀城量移德化德化爲江州附郭邑城東偏舊有岳忠武王廟以王常節鎮此地故廟祀焉王生前威德與夫赫赫忠孝大節巍峩廟貌宜宏厥顯狹隘耿然于心病力未逮忽忽數年夫古來名將帥多矣然罕與王比其功垂成不就厄于權奸得禍慘而遺恨深者尤以王爲最王英銳不可嚮邇然雅歌投壺絕異武健所爲如古樂毅諸葛亮雄略冠千古去



就出處言論丰采雍然儒者氣象未遂厥志論者憾焉然樂毅去燕亡趙孔明六出祁山功雖未就皆得善終王何如哉戮力中原燕雲唾手不錄其功而并不蒙放廢欲如燕惠中田單之間後主入黃皓之讒走樂生而召相亮又豈可得焉夫宋帝聽左右之言而誅功首齊用孝徵之讖而戮相王如檀道濟斛律光有功無罪何嘗不橫被桁楊然三十六著已無足重明月百升語有可疑王精忠貫日奴隸皆知北渡淮河捷音數至而忽中道改路促以一十二金牌此又何說也古者忠勇所激義忿所昭如顏常山張睢陽皆勳著危亂終于殘滅然強寇亟攻勅敵爲害雖不保首領力竭而忠顯朝野震驚功屈而志伸王則敵國在同舟旣長城自壞而復矯誣鍛鍊至于寃沈黑獄嗚呼以功若此以禍若彼豈不恨哉故曰得禍慘而遺恨深未有過于王者也攷縣境有王母墓論王忠孝臨安爲駐蹕之所潯陽爲廬墓之鄉精靈依戀兩者相等今虎林廟宇崇宏巍煥與湖山相照耀而江州數椽卑隘褻王甚已廟之制視前較殿中重橫廣倍昔時其高則增舊十之三焉前後亦縱橫加廓經始于乾隆十年冬落成于次年之三月襄其事者舒生秉壘夏生銳丁生光輝許生文灤王之裔岳生開德奇淳任其事者鬼余而



主其議者漁山董郡憲郡憲之致敬禮也每過王祠或瞻拜必顧余而嘻亟商式廓籌畫曲至功是以成若其心理大同興聞百世過王祠者士夫而外農夫村婦皆太息匍伏捥腕獻歆不自知悲憤之何自生而涕泗之何自而集王之功烈矣王之禍奇矣而王之昭回者在史冊在詩歌在祠祀在人人心眼嗚呼豈有遺恨也哉

石渠叢覽序

何登棟著

陳奉茲

漢魏以前無類書唐志所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六家世皆不傳傳者自修文殿御覽始也纂書之人不足傳傳之以其書蓋四庫之藏汗牛充棟必若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瞥聞不忘于心雖有子孺正平之質尚或難之夫言渺眾慮必盡鉤元事廣殊聞宜衷提要使夫中材者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豈不猶集眾腋以成裘構羣材而作室哉自是以來唐有藝文類聚初學記宋有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諸書皆一時文臣奉詔纂修以備深宮乙夜之覽者也而碩學之儒亦自以家之珍藏與其平生所知見薈萃成帙以今所傳如白樂天六帖陸敬輿備舉文言祝伯和事文類聚洪駒父法語精語諸書其尤也南村先生之爲是書也始取材于豫章書院之官書其後官宗學教習益得



尊藏

賜書而遍讀之標新領異起例發凡奉茲嘗綜覽始終如望咸陽宮千門相對萬戶如一又如黃池觀吳師如荼者如火者如墨者援枹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若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昔虞伯施爲秘書郎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爲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書鈔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謂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先生古學古心自少以詩名西江書法臨鍾繇妙得肥勁宦淮寧若朱嗇夫之有桐鄉其于五者可謂兼之矣使其遭遇珥筆侍從盡發天祿石渠之秘其所著述寧遂可量哉詔許無雙士來觀未見書蓋亦有不可強焉虞公遇而先生不遇也

九江關建設倉儲記

劉均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於重困則所以籌之者詳且盡耳有籌之於當事者有籌之於事先者籌之於當事僅可以全活吾民籌之於事先則所以安飽吾民也

國家於所在州邑設立倉廩儲穀其中謹其蓋藏時其燥濕責專於守令而督察以大僚自畿內以及遠方所積無不滿山溢海遇歉歲則平價糶之歉甚則計口賙之游賈不能操其贏貧



人得以溥其惠蓋按常平義倉之遺法而折其衷其籌之於事  
先者亦既詳且悉矣顧民之飢飽繫於穀穀之出納主於官由  
州邑以達之郡由郡以達之司與院而後乃入告焉文移上下  
越月踰時其間之相因相濟而使民無目前之憂者不可不急  
爲籌也予攝篆潯關額稅而外纍積錙銖號曰平餘歲約數千  
兩例上之巡撫中丞貯司庫以資公用每念公用之大者孰有  
過於濟民倘以此銀市穀儲之可得數千石歲禮則以告於巡  
撫中丞或糴或賑朝請而夕行民之取食於倉也猶其取食於  
家也且江州水陸之衝舸載擔超人力所湊則鄰壤亦深有賴  
焉夫積穀如積水然通川大河相隔數里不遽相及也溝澮陂  
池在數武之內則桔槔可以挹注之矣州邑之倉通川也瀦遠  
而漑遲潯關之倉陂池也地親而漑速兩相因而兩相濟則歲  
不病而民不傷先後之籌庶幾無不備矣乎而巡撫中丞適獲  
我心以潯贛兩關竝請於

朝輒得

諭旨予遂擇地於江州使署舊址建倉二十間堅緻爽塏不憂  
卑濕中爲官廳三間左右翼以四小室前爲大門亦以四小室  
翼之使守倉者居焉土木傭力之值計白金六百六十兩有奇



皆撫軍裁汰諸項所節省者士民欣喜相告謂使君大有造於我儕也予曰是

聖天子浩蕩之恩巡撫中丞尺疏之庇予其敢任德抑予于是竊有感矣憶丁未春夏間德化瀕江之民苦於霖潦往往乏食而疫厲時亦間作予悉出餘俸倡同志贖貨市米於饒州往還若踐更然諸丞尉單騎四出設粥給米并肘藥物以行老幼嗚呼余每見爲之涕下令早得是穀而儲之豈復皇皇爲當事支吾之計哉謹立石廳左用紀盛事是役也工始於戊申七月三日落成則九月十有五日也

禹貢九江說

何瑾

貢于荆曰九江孔殷曰九江納錫大龜于導山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于導水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一篇之中九江四見然求其所謂九者則斷斷然而莫能定蔡傳本晁氏謂九江卽洞庭其爲九則本曾氏謂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合于洞庭故洞庭爲九江則九江在巴陵矣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九江當近在廬山不應遠指巴陵郭璞江賦流九派平尋陽則尋陽自有九江初不假名於沅漸九水故尋陽志緣江圖皆別紀其名一曰烏白二曰蟬三曰烏四曰嘉靡五曰猷



六曰源七曰廩八曰提九曰箇此九江之見於尋陽記者一曰  
三里二曰五州三曰嘉靡四曰烏土五曰白蟬六曰白鳥七曰  
箇八曰沙提九曰廩此九江之見於綠江圖者尋陽卽九江九  
江蕞爾郡江分爲九則派列均布沙水相間必十有七道此蕞  
爾者何以容之溝澮澗溪不得爲江細流之水何止有九此記  
與圖之不可信也後漢書郡國志尋陽縣注南有九江東合爲  
大江其說有可通者蓋沅漸九水合于洞庭洞庭爲大江東注  
四百里而尋陽正當其委尋陽無九江而其縣之大江則九水  
之所滙萃而流行因其委之趨溯其原之自則卽以尋陽爲九  
江亦何不可之有程氏論九江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九湖昭餘  
祈一澤而得名九澤則九江直一大江耳而安有沙水相間之  
十七道尋陽九江卽禹貢九江亦何必舍廬山之近而遠指巴  
陵之洞庭也哉故記與圖爲鑿而傳亦隣于迂

湖口南湖水師營汎塘說

周梁

湖口彭澤皆九江府所屬湖口在西彭澤在東其先本合爲一  
地春秋時爲吳越地戰國爲楚地秦時爲九江郡地漢置豫章  
郡始以此地爲縣名之曰彭澤三國吳時改爲彭澤郡屬武昌  
晉時仍爲縣屬江州尋陽郡卽九江也劉宋時置湖口戍隸于  
彭澤湖口之名始此至梁陳時析彭澤地置太原郡湖口仍爲  
鎮隋時改彭澤爲龍城後復名彭澤唐爲涪州割其地之西爲  
都昌仍以彭澤屬九江五代因之南唐時始割彭澤鄉及五柳  
鄉之半爲湖口縣宋以來相仍不變湖口者是彭蠡湖之口湖



水上源新建歷南康順流而下至于湖口東逼于江不能越而東也則分爲港汊爲支湖沿湖上下百里之間舟行絡繹往來出沒者不可勝計南湖水師所駐適當要地東北江水相會由九江下至于小孤皆南湖營所屬洲渚漁戶民人聚落舳舻停泊分防置守之處尤爲遠密自九江姑塘關而下若大姑山汛八里江汛老洲頭汛何家套汛金剛料汛陳君套汛魏家汛汛毛湖洲汛沙灣汛此九汛皆駐南岸其北岸則屏峰山汛皂湖汛文昌汛汛柘磯汛郭家口汛黃茅潭汛時家渡汛尖山潭汛瀟瀟口汛小孤汛汛烽火磯汛馬當汛此十二汛遂直接安慶水師營江湖備禦棋布星羅延踵相望陸汛則有湖口之鳳凰山嶺汛劉家市汛西洋橋汛流澌橋汛彭澤蕭家嶺汛凡五處皆分兵駐守首尾牽制水陸交司湖彭兩縣合成形勢盱古衡今共樂昇平可樂得而詳言之

郡署古槐記

田文龍

郡之齋北負郭郭睥睨間戴樓字曰庾晉元規遺跡也樓之南負齋其間隙地尋有古槐焉高五六丈圍約三人抱睥然豁開而中空其枝葉鋪蔭齋與樓之半余公暇常盤桓其下見其根蟠結屈曲環其足而眾諸慮穉穉宛轉緣而上望之若古佛



露筋骨坐蒲團上春夏間葉蓁蓁然抱樹迎風有虬龍灑甲之  
勢仰睇巨枝平者如梁迤者如陂環者如弓如上下弦月撐者  
戟揚者幟中空者耿耿如一線天其小枝上者喬下者枓句者  
羽其他茂者苞者翳者檝者楛者梢擢者雜沓膠轕不  
可以數密如雲圓如蓋常可以避雨其科枝極杈則魄磊然魁  
嵬然其仰兀其俯僂其銳稜其腫癭或如楫攝人又或如鴟蹲  
鷹踞出爪深目欲攫網人狀離奇醜怪窮極萬態每婆娑其下  
徘徊不能去求之志乘缺如都人士相傳爲晉時物信若是吾  
不知其於庾樓先後何如也尋城自左晉以來湓口稱重鎮爲  
兵發出入之區至宋曹翰童山竭澤有洗城之謠後徐壽輝左  
寧南蹂躪相繼廬舍人民俱掃地盡而茲槐乃餐風飲露巋然  
獨存其地氣厚與其民風淳與且不知向之守斯土者其培植  
又何如也予守潯三載歲稔人和百廢具舉且愛茲古拙與予  
肖因於旣葺庾樓之明年伐石繚小欄以裹其足培其根庶枝  
葉永無害也已因記

重修春衣書院碑記

方體

潯郡五邑自濂溪書院興惟彭澤有書院向曰柳洲今名春衣  
乾隆三年戊午前令北平李松泰建於北郭外之柳洲所以興



教化培文風也詳考志載碑記柳洲自明迄今疊有興廢李令  
恐年久弊生乃捐廉爲士民首倡拓地數百弓建立書院及三  
祠附塾芥重二字號洲爲興學資詳請勒石觀其自記云事  
由創始一切規制均有未備而敦教宏化之大觀尚有待焉閱  
廿餘載曹潘二令有志興行以資費竭蹶未果三十四年己丑  
邑之周世祿妻陶氏捐入田產繼有次第踵捐者歲甲午晉安  
葉聲遠攝邑篆加意文教首重書院解俸錢延師課讀每慮士  
無膏火室廬湫隘慨然以振興爲任邑紳丁名恭捐出字號洲  
息同高世俊董其事勸輸修建折腐起頽改大門正西向中建  
講堂堂之左右建學舍各二十餘間其南向廳肖祀三賢像於  
上堂後置賓師館規模始一備矣未幾講堂大門災庚戌年胡令  
率德率紳士重建亦僅於門堂故址累土高之餘皆窪陷未治  
數年來圯而修修而圯者恒數數見嘉慶辛未予因公至彭見  
書院地瀕大江屢受水患而芥重二字號洲久坍塌無息念士  
人居業必有寧宇前人成功未可遽廢因以丁世馥全艾欽赤  
凌健所捐入濂溪書院寒宇二十八號洲息分撥十股之四人  
春衣諭首事周之泰等取息修葺繼長增高循舊制而更新之  
自講堂師館學舍廊廡及庖厨溷溷之屬皆繚以牆垣築以隄



聖周完堅好几案器用咸具規模又再備矣夫書院以造士也  
古者黨庠術序皆舉鄉先生之有德行道藝者董之其大旨所  
存總欲使人明天理正人心篤於學問化其剛柔之偏以漸幾  
乎中正而明體達用一一見之實效也若於聖賢經旨之所在  
不修身講學以深求底蘊此而謂士則何士也且夫彭澤爲陶  
靖節狄文惠趙忠毅三賢過化之區其氣節文章忠盡理學眞  
足焜耀古今爭光日月皆前事之師也今之司教事爲弟子者  
誠能奉爲楷模澄心希古瀟性靈崇氣誼反求之切近篤實而  
不溺於利慾趨於險怪則士品士氣士習蒸蒸日上不猶有三  
賢之遺風歟今春三月署令金匱秦細武以儒術飾吏治觀風  
校士錄取生童送入書院肄業酌量資息出入聘師主席興膏  
火定課程給資有期經費有式其他規條悉仿濂溪蓋所以造  
就士人者差備事定命董事宗培卽等同諸生請記予嘉其請  
因思培風育才固上之人所望於下亦下之人所當自勉且喜  
春衣之能繼濂溪興起而更冀其將與濂溪竝垂久遠也諸生  
勉乎哉

本堂重修晉徵士陶靖節先生祠碑記

方體

余莅潯之二年乙丑以祀事謁陶白祠圯郡固有清風閣以祀



漢九江太守宋均余爲葺治之而以陶靖節白文公狄文惠三  
木主列序其次祀事於以不廢越三年戊辰余復以事過六祖  
坂尋柴桑故里則靖節之祠墓在焉屋湫而隘木拱而荒庚午  
春其哲裔德化縣祀生朝先彭澤學生啟鳩集族姓葺繕塗葺  
而乞文泐石以垂示後世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晉宋  
名字之五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集各異  
也余謂是皆所當考而名字生年尤於先生祠墓有關典實考  
梁昭明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曰名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  
晉潯陽徵士陶淵明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自稱淵明其

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夫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又  
及其先親豈宜自稱字歟則淵明固名非字也晉史謂潛字元  
亮南史謂潛字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  
望賢年譜云在晉稱淵明在宋稱潛元亮之字卒未嘗易斯亦  
不紀義熙之意又考南史及梁昭明傳皆不載壽年顏延之誄  
云年六十三按先生辛丑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又自祭文  
云歲惟丁卯若以詩文爲證則先生生于壬子自壬子至辛丑  
五十迄於丁卯考終得年七十有六延之以爲年六十三者誤  
也嗚呼自古高隱之士或憤世絕俗或委蛻遺榮其中心之觸



然不滓者皆有貫日星而流金石之氣是以精曜同乎天地令  
名傳於無窮蓋其志節有不可磨滅者矣先生當晉宋易代之  
際名位未顯功業未光而介石之操如海月皎空晴雲映嶽有  
嵒叔夜之憤而不及於禍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其高風  
峻節有不可及者後之人不深究其始終而僅以詩人共相標  
舉不已失乎爰竝書之以示陶氏世世子孫無忘祖德云

重修南門湖堤記

方體

鄱城之南門外有湖曰甘棠湖之中築堤以通郵傳往來之路  
曰南門堤又曰胡公堤蓋明司李胡宗虞之所創也湖水與大

江相連屬舟楫之所停泊江流汎漲則汪洋浸灌農民病涉自  
唐李少室爲江州刺史始築石堤以障江水之泛溢而民於是  
獲耕耘之利故名西成堤卽今新壩也新壩去南門堤里許夏  
秋水漲江湖滙成巨浸郵傳阻絕司李胡公又築斯堤以通驛  
站之道厥功甚鉅然風汐偶作蕩蓄日深自巡使葛公郡守朱  
公金公屢築屢圯未有數十年而不頽圯者也嘉慶十四年長  
白廣公巡察是邦莅政五年有廢皆舉念斯堤爲七省之孔  
道爲萬民之經涂而滄澆不修頽廢不治於官民最病爰捐廉  
俸重加葺理樹以萬年之椿束以長松之板高培五尺而軌不



濡寬展四尺而行有別面以沙石植以榆柳儼然一西湖小景不獨車馬之安行士民之利載也工成計長三百四十丈零計公費九百兩有奇夫潯陽爲東南劇郡民貧而土瘠形阨而地衝資糧靡屨之供皇華驛使之館尚且日不暇給何況農田水利之事哉此我公之功德所當與李刺史葛巡使胡司李諸公百世不祧者也是役也余率鄉紳士廖君雪鷺共督治之用述其端略以示來許若其興廢舉墜之責則又在後之君子相與樂繼其美也是爲記

天池草堂記

方體

天池之麓曰報國寺寺後盤石張幄雲蒸樹蔚前揖鏡船左矗寶塔瓊樓玉觀若與雲烟相變幻而仙人遨遊其上也嘉慶十六年辛未夏予禱雨來此憇戀不忍去欲築書堂以終老斯地越二年寺僧無垢與化城寺僧朗鑒來請前約土木之勞無垢力任之屋三楹石圍百丈五閱月而工竣乃邀廖君雪鷺夏君汲齋與無垢兩上人飲酒賦詩以落其成於是疏泉鑿石得舊池舊甃名曰印心池洗苔剔蘚得古藤搏壁名曰翠雲壁由壁東上曰問月臺皓魄西升塔影東立再上一巨石盤踞池上古鬱莊嚴如禪門初祖余刻天池於上以爲山門之鎮下有小盤



石無數磊落環向若飯依狀名曰點頭石西下而至草堂岳雲垂天巖月照水乃顏其堂曰寄雲問月之堂嗟乎寺固岩場也遠公開蓮社剝石門匿幽秘勝莫能蒐剔白公遊遺愛登爐峰氛嵐蹇舒未盡豁露今予闕此堂南鑿鐵雲山嶺而達於石門則插密團圍青錦堆疊東修大林山逕而及於香山則江湖曠眇波委雲填陰晴顯晦之候爭獻厥狀東鄉吳蘭雪榜其門曰茶山草堂予不敢私仍名以天池山靈有知當驚知已於千古豈不勝與

遊酌山記

沈廷獻

酌以名山何義哉志山者以爲有醴泉故噫嚅泉名且冒安在酌醴者之必相酌耶張利陞曰山有五峯交錯如相酌然適有醴泉在其側耳說爲近是盍往觀諸主人爲載酒殺相隨人亦五數徑相與造乎其巔恍乎五老之與我相酌也周覽左右童子從亂石簇簇間指所謂棋枰仙人掌几桌等石以告余一一領之已而至響洞築石以投之琅琅然琤琤然久而碎然忽悟少室所云函胡清越之乃在乎此也喟然曰彼纍纍者非邊豆楚殺核旅所以飲酒孔偕者乎此非鐘鼓旣設所以舉酌奕奕者乎速陳酒榼余生卒飲甚少而最喜相酌吾當與山靈揖讓



於太虛中矣飲滿酣甚俄而天風驟起五峯腹背間磔然警動童子欲引觀虎洞豹洞不之應輒大叫問天曰吾鄉有此瓌狀異響湮鬱不傳胡不引與雙鐘並峙蠡側邀廬山五老使二姑更互擊之以與洞庭廣樂相酌而第傾倒此一勺水也退而書之屬主人爲我鐫於醴泉亭上之大石時十月朔日同遊者慶如利陞濟菴利澤莊亭從元文壽成曙暨子而五焉

公建彭澤縣試公廨碑記

俞昌言

國家承平百六十餘年矣稽古右文道隆政舉教士之法至密且詳立學舍以課之復設書院以肄之開鄉會以貢之先歲科兩試以取之其端必自童子始其舉又必自縣始則縣之爲試也重而試之爲事也嚴京師直省有棘闈學使者有試院郡及直隸州有行院惟縣卽以治事廨試之士往往稱不便彭澤屬隸九江府先是府修行院邑士人劇金助之功竣而金有餘乃僉謀曰縣試舊在縣廨皆自備几案或遇風雨殊形擾攘竭廢狀盍以餘金建考舍乎乎來宰之明年咸請於予予曰善獨念治事者必立乎誠則事易而功倍一事未舉而鼎新之使勿壞其在盞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不可不占也一事既始而漸繼之使勿變其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可不誠也陶者旌



者工者治者需若干若者掌簿書若者司出入若者辨物料若者督工匠謹事宜官吏不得擅其利而辨方定基尤在所先僉曰唯唯邑紳丁春子孫捐北關外基地一片於是以餘金爲之倡官攄俸紳士括廩餼不役民鳩工庀材爲大門一列三門旁各有二房爲二門一門之中爲屏爲點名所左右爲門各一爲堂一堂下左右爲長舍舍列號號計一百五十有奇坐壹千八百餘人設長几長椀如號數嵌以石取其堅也後爲室爲閣卷所爲廚爲園爲厠皆西向惟號舍南北向周繚以牆大門之外爲外庭庭外爲屏牆牆外爲洲洲皆植柳倚城面江鳳凰諸山環之經始於嘉慶二年六月告成於嘉慶六年九月財不殫而民不勞亦以見斯邑人士培風育才急公好義之誠也周禮大司馬大司徒之升大樂正小胥大胥之敎黨庠術序之業鄉大夫閭師之掌今之學舍書院歲科試皆備之且當

盛朝文澤覃敷超越三代若斯之人才聿興學校昌正謂非爲宰之光歟而今而後開斯堂者興賢舉能思所以端其基宜何如之公且明也入斯舍者獻身成信思所以兆其始宜何如之勤且思也過斯門者羣萃州處思所以務其本宜何如之勸且規也俾試重而事嚴以共仰副乎



聖天子作人之化豈不懿哉是役也咸請記於予予邑長也例  
得一言勒諸石其工費若干捐輸若而人另有碑記倡建者某  
某董事監修者某某皆有勞績附書於後是爲記

九江考

彭錫璜

考禹之導水皆自下而上而彭蠡尤荆揚腹心之疾必先使其  
既豬而江漢于此乃得會聚以達于海并其上合流之西有九  
江者亦予以孔殷焉蔡傳以九江地在長沙下雋西北卽今之  
岳州巴陵縣并引胡氏曾氏之說以實之蓋據經文地勢互考  
而信其合也而漢志乃以九江屬廬江郡之潯陽縣一曰烏江

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  
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夫此九江之在潯陽固亦有說而必  
以在潯陽者卽爲經之九江則未免于附會說者惟不求九江  
于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于合流之下所以愈求而愈失蔡傳  
辨之甚詳傅同叔禹貢說斷謂九江不必果有其九如太湖一  
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今之  
洞庭當卽是堯禹之時名爲九江者不然澧之下東陵之上有  
水大如洞庭而爲江所過者何以不書斯說更爲渾括可以破  
眾論之紛糾矣卽蔡傳以沅水漸水澠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



資水湘水名爲九江亦意是而未敢必也

九江考

惲敬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鳥白二蚌  
三烏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菌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  
州三嘉靡四鳥土五白蚌六白鳥七菌八沙提九廩五州卽畎  
三里卽源也一名白蜺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  
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鄱二餘三修  
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入入湖漢通湖漢爲十  
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  
江之間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  
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濞四辰五  
敘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濞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  
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按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  
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  
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縣皆荊州也惟桑落州在  
德化縣爲揚州然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  
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  
江則禹貢之文岐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



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岐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荊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辯敬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卽名

南岳移恆山于大茂卽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興郡國悉遷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卽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冑古以已意冑聖賢以所知冑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竝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

蘇亭記

陳素修

宋元豐中蘇東坡左遷黃州取道所經覽其峰巒聳秀怪石玲



瓏泉聲潺潺自兩崖瀉出畱意不忍卽去遂手書元豐數字于石灑墨于竹續有墨藩之遺後人因構亭其上名曰蘇亭誌不忘也明相國賀公對揚過此亦復紀石賦詩繼東坡以不朽焉然地當山麓興廢不常前此之亭爲風雨淋漓漸就頽塌古蹟湮然徐君大紳好義人也爰捐貲而整葺之以爲瓦則易解木則易蝨亦惟石構可久于是伐巨石以爲基琢其扁者爲壁圓者爲蓋庶堅厚其無敗亭成屬余爲記余謂長公邂逅千載一瞬耳而墨竹餘蹟長與右軍墨池相輝映則是文人學士筆墨之靈誠足以垂不朽于亭之以石何關哉或曰元豐數字至今一片石也石以坡傳坡亦以石傳矣徐君之新茲亭宜其有取于石又何可以不記

遊獅子山記

曹景桂

赤湖之濱有獅山焉東曰中山又東曰小山而列于獅山之前者曰繡毬墩雖散若星碁而脉絡實相連屬歷來遊覽名賢咸稱勝境余家世在牛山之麓與斯湖最近每遇晴爽間與二三友人攜酒泛舟遊于其處第見魚泳碧潭風行水面棹歌乃與山水之聲相應一時景象如在畫圖幾非筆墨所能盡也嗟乎巖僻山谷一隅之觀猶且如是若夫振衣岱華之頂躡足恆嵩



之巔其張睥駭矚又不知其若何也此以知大觀之無盡而能遊之樂亦與爲無盡也于是卽景興懷而爲之記

遊仙姑臺

吳益受

灤南皆山也而巍然特峙於萬峰之顛者曰仙姑臺世傳仙女禮斗昇騰處也至今履蹟深入石罅中登探者咸異之東有余曾王母墓每歲仲春率子姪祭奠畢攀崖附木而登焉臺廣方丈上平坦如砥中少殺旁多危石或偃或仰或側或欹或如熊虎之搏噬或如鹿豕之奔馳千怪萬狀俱呈奇獻巧於茲臺之下登臺遠眺其南則德安諸形勝俱在指顧北望長江隱如匹

練橫鋪江中艤艘上下又如汀雁沙鷗浮泳水面而東北一帶則禪師嶺仙女池幽巖峭壁互相拱揖於几席間再折而東則匡廬五老挺插天半雲烟出沒莫可端倪洵灤南一巨觀也且如吳之姑蘇漢之柏梁魏之銅雀丹閣流霞朱簾映水冠蓋劍戟塞道橫空非不極遊觀之勝曾幾何時而已化爲荒榛斷梗矣孰與斯臺之天造地設歷千劫而不朽而遊人騷客時一登覽頓覺心曠神怡超然塵世之外攜謝句之驚人縱蘇門之長嘯其賞勝爲無限邪余旣快斯遊遂退而爲之記

石牛山記

崔璧



距縣治東南三十里爲文橋水曰文水由文水溯流而上一里許爲雙港有山屹然當港衝曰石牛山梅子益園世居之歲癸未予館于其雙橙園以此山之當吾几席也偕梅子往遊焉山上廣百餘步長松數十株脩竹百十個而亂石層見疊出突兀巉巖有上高下庳若牛之登山者有前垂後聳若牛之降阿者有由山趨港若牛之飲池者有橫互山腰若牛之服輓而耕者有盤屈山麓若牛之藉草而眠者有含訝山頂若牛之望月而喘者其餘或爲肩脊或爲腹背或爲蹄尾或兩石頭角對峙森然作相觸之勢一皆有似乎牛噫嘻此其所以名石牛與時暮

春初霽新翠欲滴鳥語相聞予陟其巔憑眺大小鳳山之間野靜烟微殷紅彌望壤接疇平青蒼無際而西望廬山香爐九竒雙劍諸峰近在咫尺瀑布潺湲聒耳不休恍疑青牛老子自函谷關回渡江而南回顧匡阜五老敍契闊情事論盈虛消息聲歎嬉笑于青雲紫霧之中幾忘此身猶在人世間也歎賞者久之梅子曰子見其外猶未見其中也其中空洞有堂有室有臺有凡一切金銀珠玉之器不可枚舉相傳元末夏光瑞與吾祖讓二倡義拒賊嘗休養于此後夏爲賊眾所殺洞門遂閉近有羣兒水浴探得一穴以長竿貫之其深無底蓋港口巨石其處



也余聞之愕然曰山如此乎可以傳矣余嘗觀邑志無此山豈  
前人偶遺之耶抑無人代費故耶夫前人偶遺之後人寧不可  
增如以費則此山之可以爲費者不少矣使出其金銀珠玉之  
器以要名于時固甚易易觀其洞門之閉牛其有憚爲犧之意  
與不然何以不傳也余無金爲茲山傳請爲文以傳之梅子曰  
子無金又誰傳子文者雖然亦未必人之不傳子文也吾姑以  
子文之傳不傳卜茲山之傳不傳而已余然其說故記之

四書正疑序

劉敞著

王鼎

道不可一日或離則四子書不可一日不求其義類之所歸學

者學聖人之道自身心之近言動之宜推而至乎天地萬物之  
大且紛皆欲有所持循而因言以適於用則四子書之爲益最  
切漢世惟論語最早出鄭康成因張包周三家之說爲之注其  
功甚偉而趙邠卿獨有功於孟子宋邢氏孫氏之疏多遵注說  
亦時有所發明惟學庸在北宋時猶襍戴記中自仁宗以中庸  
賜王堯臣以大學賜呂端范文正公以中庸授橫渠先生程朱  
起而表章之取二篇與論孟竝列而其學始顯夫以堯舜以來  
相傳之道至孔子集其成孔子之道曾子子思親炙之而得其  
宗孟子私淑之而見其大今其著於書者俱如布帛菽粟之宜



於人也歷代諸儒遞相訓釋而朱子之說又為諸儒所不逮蓋其道至是而益明也何疑之足云後世儒者不知於四子之書求其道之所存私自攻駁紛如聚訟其學雖博而不衷諸理其說雖辨而不由乎中論難愈繁而聖人之道愈晦則可疑者日益多  
國家經義昌明超越前代四子書則有汪氏夫全王氏匯參最為善本他如去疑釋疑諸說亦皆於道有見而猶未能一歸於至是南康學博劉子果橋力學而能文持其所訂四書正疑四卷請序於予予惟剖別疑義自王輔嗣論語解疑始而是書采

摭詳明權衡精當實卓然自成一家人可以補前儒所未及蓋其講明於道者詳也知道之具於四子書而發之言筆之書公之以教四方之士其有益于學者不淺他日更取所正一疑而於諸生共踐之則予猶有望

重建潯陽驛七橋記

潯陽帶水環山上控三巴下通五嶺由德化之白鶴鄉至甘泉鄉緣溪絕澗循繞廬阜驛路出其間飛流界道疊石成杠為橋有七在白鶴者曰廣濟曰裴家曰賽陽在甘泉者曰金官坂曰湯家曰蔡家曰浴家賽陽裴家二橋建自前守方茶山先生餘



皆歷年久遠嘉慶二十一年余移守茲郡明年六月壬辰大風  
雨廬山蛟起水驟漲七橋俱圯郵傳阻滯商旅病涉計非錢四  
百餘萬不能復余方憂斯役之難成也旣而思廢興之理今昔  
若循環說者以爲或興或廢適當其時而不知所以廢興之者  
實存乎其人苟未嘗盡心而輒諉之曰力有未能則廢者長廢  
伊誰之咎歟因進郡人而勸諭之而德化令鄒君藜齋復力成  
其事衆皆慨然樂助資用大備鳩工庶材越明年七月七橋俱  
成復以所羨修葺楚城鄉之青石橋亦落成焉夫德化以葺爾  
邑地饒人貧無素封奇贏大賈而艱巨之工成之不日非守土  
者所逆及也吾於是知無不可感之民心無不可淳之風俗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不信然哉豈不信然哉

德化縣城隍碑記

鄒文炳

自古社稷山川羣神之祀掌於宗伯至六朝始祀城隍神歷隋  
唐宋元勿替明洪武三年勅封府縣城隍爲侯伯於是各府縣  
分立廟以祀城隍雖附郭之縣亦然我

朝進退百神監於有明著爲合典縣之有城隍猶之有縣官也  
縣官理其明城隍理其幽縣官分立曹署不能寄治於府縣城  
隍崇飾廟殿不能寄治於府城隍幽明之道本無二致此理之



因乎時起乎義者也德化爲九江首邑舟車冠蓋之要道地廣民殷余於壬申之春來莅茲土下車之始凡在祀典者諏日躬詣行禮而縣城隍乃僅附於府廟之殿側因陋就簡褻莫甚焉瞻拜之際惕然不安於心退而謀爲卜地立廟詢之僚佐縉紳士大夫皆以爲宜先縣城之西建有

上諭亭爲朔望宣講之所後遷治之東益宏廣之而所遺舊址南北數十弓爲公所所屬遂因其舊以立廟余捐廉以倡縣之人踴躍相助鳩工庇材共趨厥役乙亥夏仲落成以告於神而妥之庶幾昭靈揭虔神安而吾心以安卽闔邑之人心均無不

安也夫蚩蚩之民有縣官不能動其善心而動於冥福者矣有縣官不能戢其惡心而戢於冥禍者矣大奸大猾倖逃於明法而神之殛不能逃疑事疑獄狡飾於大庭而神之鑒不可飾先王神道設教其有益於治豈淺鮮哉余德薄無以撫循斯民惟藉神之靈庶幾協氣胥應灾疹不生怪風暴雨不作德化之民以養以教於

聖天子光天化日之下此則余之朝夕虔禱者也時共勦厥事者教諭江華玉訓導吳鸞翔本府經歷吳正緯照磨符蘊華大姑塘巡檢汪森小池口巡檢程世鉉署巡檢徐學海朱壇陳子



鎮巡檢劉大用署巡檢汪文煊通遠驛丞兼管巡檢張仕典史  
馮珪朱定茶紳士楊廷貴譚章瀚垺發廖泰璿夏廷濟史善紹  
劉俊敏宋裕猷例得附書其捐助之姓氏書於別石以垂永久  
焉

賦附  
唐李德裕望匡廬賦

望匡廬賦

李德裕

大湓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峰連清漢江水無際煙  
景相鮮浴流而東若存世表因懷慧遠禪師陞修靜先生  
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齊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于霄之翠嶽波鱗爛而  
勢微帆雁引而相續輕烟冒於廬峰若香散於空谷飛流灑於  
屋灣疑虹飲於層曲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



松間寄虛懷於岩足喜濯纓而旋返悲負鼎而放逐恥隨屈賈  
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元帥於林麓徒佩紫青  
之書未脫朱丹之轂感明主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旣復扶陽  
之爵又剖專城之竹被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  
蔚然以或蟬綏更新倏然而脫雖澡身於滄浪終有愧於玷辱  
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臯兮供黍粟

雲液泉賦

吳筠

坤元孕氣潛暢於泉冠五行之首爲萬物之先爰有清流出此  
山側處蒙險以難知猶井渫之不食我搜靈秘載披載登見其  
地僻至潔源深有恒洎寒不爲之縮炎暑不爲之增考室以飲  
樂在枕肱珍侔元玉之膏德竝雲華之液疾可蠲年可益引充  
狎玩唯意所適懸之則皎潔壅之則澄碧晝浮光以悠揚夜含  
響而淅瀝陰陽爲災水旱失節不雨炎夏槩于元月汪洋洪波  
久已竭耿耿瀑布今亦絕挫江湖之浩蕩况溪澗之微劣斯泉  
秉彜毫纖無虧雖遠不霑惠而近有所滋彼崩濡于疇昔豈不  
慚涓涓于此時夫醴泉無源而易涸丹溜乍見而難挹曷若乎  
以爲鑒酌焉取給何以神山之瀛帝臺之漿湧異域之表湛無  
人之鄉茲亦標竒於絕境真可謂靈而長也



明

匡山館賦

湯顯祖

友人胡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顏透  
逸雲貌每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人白雲恒操元風再  
暢余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澤國之洪洲奠江陽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巍鎮南條之廣邈  
爾其日月影射烟波沃漾積霧沈峰橫雲矯嶂碎瀑珠寒香爐  
翠颺竹影之金書自然樹杪之鐵船無恙物死強梁人生弱喪  
空迷闕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如何孟弢先我遊遨眉顏如畫

意氣直豪河山不礙風雲自高書盈唐述賦滿邊棹鶴峰比峭  
鵝岸雙遙發匡君之寶牒覓吳嶝之金膏見白龍之時起聽元  
豹之潛號搏空屏而曉灑寫石鏡於寒皋升降神阡吐納靈川  
林冥冥兮欲雨人飄飄兮似仙仙家兮遊衍層陰兮疊巘覽神  
邱而弗居孰人寘其更選借禪林之一邱構丹房於九轉逗驂  
鸞於石梁尋飛鷺與敝編天門之松側生華嶠之蓮半捲况復  
巖流自清藥樹恒榮留半空之霜雪隔浮世之陰晴長風夜作  
則萬流俱響棲颺晨嘯則百嶺齊應朝飢則平湖上葉暝暗則  
彌山佛燈允可以頓真人之響策僊神區之赤城乃有辯才大



士元德先生迦靈襟之滌覽泛馨香而解縈妙喜對揚之地高  
真元憩之楹振林木以長嘯憶蓮花之舊盟出淺見而遊戲捫  
重元而迅征方遺蛻乎生品又何流鶩于塵情

廬山賦

胡儼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于九區惟彭蠡之既儲兮渺巨浸而  
爲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穹窿而覆廬彼何人之昆季兮初卜  
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匡于是招五老  
于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香爐之紫煙兮濯飛瀑于石梁挽  
銀河于九天兮凌倒景之蒼茫雙劍倚空而嵯峨兮凜肅肅之

秋霜俯龍淵于絕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漱玉挺乎長松兮嘒故  
址之荒涼埽蘚斑而求古跡兮信聽美其流芳歛凌風而遐舉  
兮抵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歷九奇兮覩雲屏之煥爛天宇豁  
其澄鮮兮聳層巒於霄漢水瀛三疊而下垂兮儵瓊飛而珠散  
羊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絲于天半迴風搏而混結兮炯雪毬之  
洞貫邀謫仙于松巢兮叩東林之禪扃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  
溪之泠泠升上方之天池兮跨絕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  
悚萬壑之驚湍鳥啣嚶于幽谷兮猿悲嘯乎噴旣熊咆虎吟不  
可以久畱兮接空明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渺漫



披蒙茸而陟虎豹兮仰石磴而高舉坐飛閣以延覽兮付江山  
之一瞬紅葉忽其翩翩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  
隱顯之靡常流鐘磬于崑竇兮顧杳靄兮何鄉俯盤盤之深谷  
兮綺繡錯而錦張過淵明之栗里兮三徑沒而已荒挹高風于  
千載兮攀逸駕于羲皇余思夫古人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徬徨  
望白雲之悠悠兮覽紫霄之蒼翠迎鸞鶴于空中兮驂羣仙之  
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於絕代酌鸞溪之一滴兮亦何  
有乎滯礙道簡寂以遨遊兮仍羽人于丹邱陸子肅余于石潭  
兮耿星河之欲流余既縱乎元覽兮羌回車以復路度松關之

迢迢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甘嘉遯而來居抑後  
賢之仰止兮藏簡冊于奧區振吾袂于高岡兮扶天雨于兩腋  
鹿呦呦而思岑兮關紫陽之遺蹟洞哈呀而隱約兮山幽幽而  
無人葛蔓蔓于樛木兮石磊磊于澗濱堂構餘乎瓦礫兮愁蛩  
吟而飢鼯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除積霧于榛荒採蘋蘩于沼  
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退卽乎風泉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眾既  
告余以欲暮兮還余駕乎東鶩蟬嘒嘒而寒鳴兮草淒淒其夕  
露崧陰陰而月濛濛兮渺蒼蒼之烟霧亂汨汨吾遊兮北征水  
茫茫兮山青稅吾駕兮匡廬訪古蹟兮窮奧區山之人兮潔修



跨黃犢兮夷猶灑清風兮六合凜冰玉兮高秋歸來兮歸來  
仙人兮林邱  
國朝

金仙洞賦

潘宗業

灑治之西歸義之鄉巉巖屹立峭壁飛揚古木盤結曲徑低昂  
孕造物之精英啟洞宇之輝煌錫諸金仙之號睥睨烏石之傍  
門高數仞怪石琳瑯奪天工之巧擬追琢之章或如懸冰欲墜  
或如飛鳥欲翔或如猛獸張牙舞爪或如錯彩玉質金相奇麗  
則仙子之殿寬敞則王公之堂彷彿兮諸天之肖像天然兮大

士之儀裳至若左有小口高盤屈曲攀援而升遊觀以燭曠達  
空閒沙平水綠若棟閣之連雲宛斗拱之斷續滅前洞之光明  
亦靈秀之潛伏杳然深邃然穆晝無明夏無燠蛟龍不藏虎豹  
不窟此殆天地之所以資高人供逸士也于斯時也幽尋遐躡  
把酒賦詩挹峰谷之回映攬雲霞之奔馳歷歷村墟牧笛樵歌  
上下潺潺流水漁竿汲綆參差南迎仙館飛鳥遺踪東挽雲髻  
石室嶢嶢西奔壘嶂北枕大峰宛德星之嘉會操牛耳以長雄  
况夫雲移谷口延遊客之車響奏松風添騷人之韻皓月升兮  
水鏡明禽語紛兮笙簧競安必飛鷲之棲幽而亞巢松之選勝



吁嗟乎匡峰肇跡館宇多仙元經蘇墨溪石猶鮮鬱茲奧境養  
晦千年超乳洞之歷錄跨藻洞之晶妍異朱明而靜深可掬類  
華陽而境界豁然此蘇公墨竹之跡所未到元子灤溪之詩所  
未傳獨具今古別有地天方將乘東山之屐抱伯牙之琴以恬  
以熙脫帽披襟悠哉悠哉以寫我心

烏石清泉賦

以王政和平則  
醴泉出爲韻

燕侯然

蒼蘆經紀繡闥陂陀聳巖崖之巔劣疊怪石之嵯峨含滋吐瀉  
醴甘釀和泡飛踐馬漩沒踏駝畱彩影于眉叟啟續籠于孝娥  
湛清瀾于周道濬靈源于阿羈坎滄泓漱瓊漿而挹斗平池

感沸湧神灑以盈科塵慮澄而欲空谷水符新豐之識詩脾沃  
而頓醒滄浪發孺子之歌爾其一派清冷半區淵靚津溢方諸  
朗函觚鏡貯澤谷之白瑩結滄山之綠淨漚起聚螢以輕浮碧  
沉倒天而窺映傍睨則墨池盡黑頽石濯頑遠睇而續水多文  
流雲爛慶處而不底行而無競固非概而自平詎必中而始正  
非飛非立無高亢之危不宮不商適元默之性小潛衢穿微流  
樹迸混混焉縈莎漱蘚杳不知其何黨之滴滴焉帶地灌河逝  
如斯者誰爲政其于質也涵虛入無心醉揚杓鴻漸其于味也  
居夷成淡神飛餉器僧權一片冰心滄不緇之石髓九畹蘭氣



裊貫珠之龍涎珉璚灑灑秀脈遙通于京井瑤池滄溟上品堪  
埒于谷簾飲沆臨風兮三危露爽嚼梅和雪兮五雲漿鮮調藥  
兮蠲痼養者兮得仙筮王明兮井渫適我願兮清泉當夫暑燄  
烘天乾毒熯日冷浸溶溶而凝寒漪星星而出欲解瑯琊之堅  
如入庾儵之室則有疲役病渴而息肩襍穢觸威而拄膝一杯  
則豁然以恬夷盈掬斯灑然而縮粟神若傅庭澤侔彬橋若乃  
朔飈芒鋸積雪山則凍合銀瓶寒嘶金勒浮白氣而采應甲圖  
飛綺烟而律回晷刻汪汪暖漚沸鼎溢出神丹湛湛暄波湯谷  
溫潛炎德思在化之所原感坤媪之奇特矧其霜清月皎依然  
元注海歟滌盡潭空獨爾白傾天醴比望汝之常滿浴日無加  
于餘霞造管葭之未飛舍風何減乎清泚匪逐時而爲態一居  
有而爲體良以禮脩制備德茂政平故地不愛其實而坎乃流  
其精藻漾華池無關禪錫之卓屑霏玉竇不絕靈鼓之鳴文武  
廉讓之間未足方其潔逍遙松谷之畔莫克媿其清豈惟懲貪  
盜之性陋狂愚之名云爾哉于是爲之歌曰挹滄源兮心魂涼  
琉璃澄綠兮醍醐含香願言安竈兮宅其傍明時詎敢到膏肓  
不鑿而飲兮相與忘潛通河流出榮光枯槁榮茂兮樂

聖王



覽潯陽于坤輿悟形勝之天規北大江而枕流南匡阜以屏障  
東彭蠡以匯宗西楚黃而相望星峰烝紫護郡署之尊嚴湖畔  
堂開映雉堞之軒亢若乃天文分野入斗跨牛卦氣依坎下殿  
辭樓啟閩粵之門戶掖江廣之貔貅截武昌之洪波按安慶之  
上游江襟湖帶楚尾吳頭誠省郡之都會繫水陸之咽喉至其  
俗樸民淳濱漁稼植陳中丞之石岸城垣益堅朱太守之湖隄  
車馬如織岷山廬山雖千峰之險而無土可耕官湖赤湖皆一  
線之流而有舟莫匿此嘯聚之無自而生亦姦宄之盡人可識

者也惟在昔爲必爭之地而自古皆用武之場灌嬰築城而啟  
宇友諒竊據以稱王盧植賓服于蠻寇周瑜治軍于柴桑富庾  
亮之開府延逸少爲佐參以故誓師則王鏐振威承宣則岳飛  
耀武中郎共助都尉奏捷者滕公分省遠逃總管効忠者李輔  
是以一彼一此或往或還賊至而休遠夾攻于江表軍敗而定  
邊退保于鞋山宋有曹翰之屠羣然而畢其命明有左道之破  
不幸而逢其間大抵衝則居奇要則制變綢繆未雨矧諸路之  
保障運用在心仗半壁之關鍵厥維鉅鎮非若僻隅犄角遙聯  
于南贛控制近扼于荆吳湖口之水師聲援同氣德安之斥堠



次第連珠屯江樓而舳艫莫渡登延枝而瞭望無虞巡防則西  
北之長江足塹捍禦則東南之刁斗勤呼雖宵小之竊發可悉  
眾以力驅我  
國家玉燭勻調金甌燦具布帆上下安穩以坐輕舸皇華往來  
從容而遵大路泛九江之月竝無犬吠桃花脚三徑之杯時有  
雞鳴桑樹益信守令之循良接跡將弁之操練積薪思患預防  
在德而不在險緝姦禁暴治法而有治人頌金湯之永奠何形  
勢之足陳

